

老师,请别再夸我

□胡高兰(四川)

“老师,请不要在课堂上夸我了。”当那个曾在朗诵比赛中大放异彩、总能在课堂侃侃而谈的男生,带着倔强与委屈,在课后向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时,教育里“赞美”这堂必修课,陡然浮现出待解的新课题,让我重新审视教育里“赞美”这件事。

赞美原本是阳光的,可何时起,它成了部分孩子想挣脱的“枷锁”?常听前辈们说,多多夸奖能让学生自信,自家女儿也会在挨批时嘟囔“就不能多夸夸我”,于是在课堂上,我鼓励内向的孩子开口,把真诚赞美当作赠予他们的珍贵礼物,对本就优秀的学生,更是不吝溢美之词。

这个男生,模样敦实可爱,普通话标准清晰,高一时班级朗诵赛夺冠,还代表班级拿下全校高中组一等奖。话剧表演、课前三分钟、学校相声表演,他都表现亮眼。课堂提问总能抓住关键,分析得头头是道,我忍不住称他是“故事

小能手”“演说家”,同学们也常鼓掌附和。

可不知不觉地,他变了。回答问题开始扭捏,从“这问题我没想”到“我不知道”,我只当是题目太难,没太在意,直到这次课堂上,冲突爆发。连续点名两次,他仍和同学“联动”说话,我用提问让他起身,他却干脆说“不知道”,甚至追问“为什么只让我站起来”“他们也讲话,怎么不站”,同学们都被他的执拗惊到,我也慌了神,课堂节奏被打乱,好说歹说让他先坐下,课后沟通。我这才知道,他是在和我赌气。

原来,从中期考试后,他就开始“变轨”。考试没考好,可表扬却没停,他觉得自己“不配”那些赞美,每次被夸都想钻地缝。“压力很大,您给的‘帽子’太高,我没那么优秀。老师,直接叫我名字,别加那些词,班上优秀同学多,中期考试我不如他们,同学会孤立我……”他的话,像重锤敲在我心上。原来,过度的赞美,成了他的枷

在接受大地气息的抚慰。我走得很近了,它依然毫无戒备地在我面前跳跃。我仔细一看,咦!它只有一条腿,另一条腿从根上没了。这只可爱的鸟经历了什么?是猎人的铅弹切割了它纤细的腿,还是顽劣孩童的弹弓击落了它的小腿爪?抑或是被什么天敌咬断了的?那纤细的腿爪在脱离这灵动的小身子时,它经受了多么剧烈的疼痛啊。就像那天晚上我遽然滑倒轰然坠地,右大腿变形,剧烈的疼痛闪电般传透全身。我躺在地上,不敢轻举妄动,绝望地等待120的救助。这只光影里的鸟在齐根断掉腿爪时跌落大地,不知经历了怎样的绝望与无助,它又是怎样重返枝头与自由的蓝天的?今天,它用一条纤细的腿支撑着靓丽光滑的圆蓬蓬的身子,在我的面前跳跃腾挪,灵活自如,无所顾忌。我被它的强大深深地感动着,打消了用手机拍下它的念头,我觉得,它不应该属于我手机里的光影,应该是属于蓝天白云绿枝小草间的自然精灵。

这让我想起了几天前在操场花台边的那只白鹭。我们的校园紧邻宽阔的后河,校园开放式栅栏围墙外边便是高高的河堤,堤岸上依依杨柳随风飘拂,如翡翠般的河水绕过校园,静静地流向天边的云彩。清澈的河水里,每天都有三五只白鹭迈着高贵优雅的步伐,悠闲地散步或觅食。我经常站在办公室的窗前,出神地欣赏着这些美丽的精灵。白鹭浑身洁白的羽毛、长长的脖颈、高高瘦瘦的双腿,透出洁净、从容、高贵、雅致、美丽的气质,让我始终为之着迷。

这只病恹恹的羽毛蓬松失去光泽的白鹭,站在高大茂盛的香樟树下的花台边,缩着脖颈,看着我走近了,一点儿也没有飞走的意思,甚至连脚也没动一动,看了我一眼,低下了头。我想蹲下看一看它是受伤了还是生病了,但我做不到,我拄着双拐蹲不下来。我只好掏出手机,将它拍下来,发到了同事生活群里,呼唤我的同事来救助。群里同事蜂拥而至,七嘴八舌,献计献策献科普献爱心,也有三三两两同事亲临现场,仔细查验白鹭有没有伤痕,在确认没有受伤后,大家一致认为,只有大自然才是白鹭治愈的最好场所。于是两个同事抱着白鹭出了校门,把它放到了河滩绿茵茵的水草丛里,看着它走向了浅水区,低头在水中觅食,才放心地离开。

那只独腿小鸟此后成了我日日的牵挂,有好长时间它都没有出现。我想它可能是偶然飞到这里来,和我不期而遇的,现在早就飞到了很

远很远的地方了。我的腿在一天天好起来,丢了一个拐杖,上下楼梯也能一只手扶着栏杆,心里踏实了许多。一天,当我扶着门框迈下办公室前的台阶时,又看到了这只可爱的独腿小鸟,灵活地转动着小脑袋,扑闪着大大的眼睛,在办公室前宽阔静谧的树荫下灵活自如地跳跃腾挪。我差点流出眼泪来,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兄弟,更像是见到了日日牵挂的难友。我走得很近了,它依然无所顾忌毫无戒备,不知道它还记不记得我曾经拄着双拐和它近距离对话,现在我好想轻声对它说:“嘿,小兄弟,你看我已丢掉了拐杖,不久我将和你一样活动自如了”。

此后,每隔三五天,最多半个月,这只小鸟就会来到这片宽阔静谧的地方。我也会默默地守着它,心里满满的怜爱之情。有时我看到它抓到一只小虫子没有停留就飞走了,我想它大概已在这里安家落户成家立业了,有了幼鸟,它的独腿撑起的不仅仅是它自己的身子,更是一家的饮食生活、日月风雨和广阔天地了。有时我把这只机灵坚强的小鸟指给我的同事们看,我满心期待他们能和我一起谈论一番,感叹一番,然而他们大多表现得很是淡然,匆匆而过,最多礼貌地回应一句:“嘿,就是哈”,甚是敷衍。我知道,我对独腿小鸟的情愫是独有的,同事们好手好腿,肯定不能与我共情,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一个周末,我送一个小同事也是我的学生小茜回老家看父母,她的家在川陕交界的茂密山林中,40分钟车程后,我将车停在林中草坪。沿着林荫小道走五六分钟,绿树掩映下闪着亮晶晶光泽的小洋楼,就是小茜的家。小茜提着水果、零食等一大包东西,牵着活泼可爱的小女儿走在前面,我紧跟其后,阳光从树缝间漏下来,清凉的风从脸上滑过,鸟儿清悦的歌唱钻进耳朵。一只衔着虫子的鸟儿站在树枝上,沐着上午的阳光小憩。我指着那只鸟,给小茜讲了独腿小鸟的事,小茜看了看身边的女儿,再望了望林中的小屋,她的眼圈竟然渐渐红了,泛起了泪光。她正养着自己所生的人,也养着生自己的人,对独腿小鸟撑起自己的家应该是共情的。

我搬离那间办公室已有一段时间了,腿也恢复如初,不时我还会去那片树荫下的平地,去等那只坚强可爱的独腿鸟。再小的生灵,只要它肩上了责任,无论经历风霜雪雨,还是生老病痛,它都会用坚韧撑起自己的那一片天地。

那光影里的鸟

□张家俊(四川)



良民老申 摄

去年,大腿骨折术后三个月,因学校实在需要我上班且有两个班的语文等着,我拄着双拐忍着疼痛小心翼翼到了学校,根本不能久站,大多是坐着上课。最困难的是上下楼梯,生怕一脚踩虚,又造成第二次伤害,战战兢兢,虚汗直淌。我没有退缩,把上班当作术后恢复锻炼,一天天克服恢复过程中的疼痛,更克服着上下楼梯的恐惧。

一天,我拄着拐杖迈下办公室前高高的台阶,看到灿烂的阳光从茂密的桂花树枝叶间洒下来,一条条明媚的光带射向平整的地面,形成斑驳陆离静谧亮丽的光影意境。这时,我看见一只鸟,轻盈地在这光影里跳动,灵活地转动着小脑袋,扑闪着大大的眼睛,不知是在觅食还是